

2017 臺北藝穗節《與西西玩遊戲》劇評

26. 08. 2017

撰文：姜富琴

參與式劇場的演出，到底如何寫心得？這困難對我來說，跟追劇覺得很好看想介紹給朋友看但卻不能劇透一樣。呃，會發生什麼不詳敘，只說些撞擊自己的事。吸引我進場的是「西西」，但打動我的方式是遊戲。

男演員自我介紹完，拉開黑幕，引導觀眾進入。女演員伸手說：「很暗，牽著我的手。我帶你走」。一旦握住手，親密感立刻得以建立，像朋友挑燈夜話，很多字句說出來像吐露心底秘密，人與人之間顯得貼近溫馨。當週圍空間暗下來，光圈照亮某些設計好的畫面，卻沒有拿走全部的控制權。於是觀眾有了在黑暗中既單獨又合眾的，你可以決定隱身、或奔跑出線。當然在導演的設計下，觀看的人也會在演員的邀請下，參與進去成為畫面中比較核心的一部份。

整個房間的人都在玩一二三木頭人的時候，我晚了好幾拍才發覺，腿傷讓我無法大步往前。到了跳格子這項動作（香港叫「跳飛機」？「西西」就像女孩穿短裙跳格子），單腳、雙腳、單腳，獨腳撐不住我的身體，腳很痛，但不能停下不玩，後面的人會撞上來，陷入困境—肉體不堪使用，要能歡欣嬉戲很需要超脫的意志力。肉身的侷限感，延續到後來，被一句「肉身會毀滅，精神可以昇華（永恆？）……」（憑觀後記憶寫下，與實際句子有出入）衝擊心臟腦袋，連同眼眶微微發熱，以致於接下來「哀悼乳房」的意象出現時，平倒於地的女子怎麼表現出痛苦，都顯得過於「表演」，無法信服。沒有讀過那本厚冊的人，怕也難於在短短描敘內理解那濃重的黑暗。不過口含奶味濃郁的牛奶糖聽著那些病中心情，奶與乳的連結不知是不是編導故意？既覺口味甜蜜，又覺得聯想兩者太過俏皮而帶有罪惡感。

這是一段由遊戲領路的旅程，過路的風景是作家西西的文字、劇場意象，在空間裡遠近響起的廣播、飛機劃破天空忽近忽遠、鏡牆上的土瓜灣眾生相、美麗大廈裡探頭而出的居民、危險刺激的啟德機場……一幕幕經過……。當參與者像個投入遊戲當中，不小心（其實是編導們故意）遊戲者就撞進各層次的人生況味。

燈光設計轉換流暢，明昏暗黑控制得宜，有時急速奪獲目光、有時昏黑留給想像、再有時將視覺指向某一特定方向，配合片段進行恰到好處。也可得見導演對於劇場內各元素的組合有其熟稔之處；空間與身體，喜悲與聚散，閃電流雲之間，從地下室回返咖啡館，可能無法明確定義剛經歷的過程為何，卻帶走些莫名心緒。嗯，剛好用來重新接近西西的書。